

滅國新法論

梁啟超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闢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無俟吾論。吾所不能已於論者。有滅國新法在。

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間。必爭自存。爭自存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爲優而勝者所吞併。是卽滅國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類以來。即循此天則。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國於全球者。僅百數十焉矣。滅國之有新法也。亦由進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國爲一人一家之國。故滅國者必虜其君焉。竊其宮焉。毀其宗廟焉。遷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滅而國滅。今也不然。學理大明。知國也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其與一人一家之關係甚淺薄。苟真欲滅人國者。必滅其全國。而不與一人一家爲難。不寧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滅國之手段。故昔之滅人國也。以撻之伐之者滅之。今之滅人國也。以喫之咄之者滅之。昔之滅人國也。驟。今之滅人國也。漸。昔之滅人國也。顯。今之滅人國也。微。昔之滅人國也。使之知之而備之。今之滅人國也。使人觀之而引之。昔之滅國者如虎狼。今之滅國者如狐狸。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其精華已竭機會已熟也。

或一舉而易其國名焉。變其地圖之顏色焉。其未竭未熟也。雖襲其名仍其色。百數十年可也。嗚呼。泰西列強以此新法施於弱小之國者。不知幾何矣。謂余不信。請舉其例。

一徵諸埃及。埃及自蘇彝士河開通之後。始借債於外國。其時正值歐洲諸國物產過度。金價停滯。而資本家懷金無所用之時也。乃恃己國之強。利埃及之弱。以重利而行借貸之術。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借一千八百五十萬打拉（一打拉當墨銀二元）。其六十四年。借二千八百五十二萬打拉。皆有所謂經手周旋費者。埃及政府所得實額僅十之七耳。其初驟進多金。外觀忽增繁盛。埃王心醉外債之利。復於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借三千餘萬打拉。六十八年借五千九百四十五萬打拉於英法之都。土耳其者。埃及之上國也。慮其後患。從而禁之。而埃王左右有歐人而爲顧問官者。說以富國學之哲理。惑以應時機之謬言。復以一千八百七十年。更借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萬打拉。而所謂周旋費者去其千萬焉。土國政府愈禁之。歐人資本家愈趨之。卒至行四百五十萬打拉之重賄以賄土廷。以求廢其禁埃借債之詔令。其結局也。卒使埃及政府共借外債至五萬萬三千二百餘萬打拉。夫英法之資本家。豈不知埃及之貧弱不足以負擔此重債乎哉。其所謂顧問官者。豈非受埃之祿而事埃之事者哉。其各國之政府官吏。豈不日言文明日言和親以與埃廷相往來者哉。而何以拳拳焉懇懇焉獻甘言行重賂。移送其巨萬貨財於粉濁不可知之地。此實在舊法滅國時代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曾幾何時。至於一千八百七十四五年。而埃及財政掃地不可收拾。債主愈迫。國帑全空。於是有英國領事迫埃王聘請長於理財之英人爲顧問官之事矣。募民債其法殆如中國數年前之昭信股票。加租稅。絲毫無所補。其七十六年。遂有各國領事迫埃王設立財政局以英法兩

國人爲局長之事矣。局長履任之始。因本國戶部大臣議論不合。立置諸重典。遂以外人監督歲入。管鐵道。掌關稅。而財權全外移矣。七十七年。而財政局增聘數十歐人。支俸給十七萬五千打拉矣。未幾又以領事之勸而給債主以厚祿矣。不啻惟是。關稅之權既握於外國。而歐人在埃者十萬。皆私販運而不納稅矣。及埃廷以此事詰責英法領事。英法政府猶復依違不答。經年之後。始以埃及內政不修爲辭。竟橫行而無憚矣。至七十八年。遂使埃及兩倍其人頭稅。三倍其營業稅。羅掘以還利息。而每年歲入四千七百餘萬打拉者。僅能以五百三十五萬供本國政費。其餘盡投諸外人矣。全國官吏經數月不得支俸。而歐人之傭聘者。其厚俸如故矣。未幾而歐人訟埃王。裁判於歐人司理之會審法院矣。未幾而將埃王所有私產。典與歐客。以償債息矣。究其極也。卒乃將埃及歲入歲出之權。全歸外人之手。直以英法人入政府。戶部工部二大臣之位。是實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二大臣既入政府。借更新百度之名。謂埃及人老朽不可用。遽免要官五百餘人。而悉代以歐人矣。自七十九年至八十二年。四載之間。全國官吏。次第嬗易。至於歐人在位者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給百八十六萬五千打拉。而其名猶曰。代埃及振興內治也。整理財政也。及至山窮水盡。羅掘俱空之際。猶復裁減兵士之餉。使軍隊無力。不能相抗。增加貴族之稅。使豪強盡鋤。無復自立。清查通國之田畝。使農民騷動。雞犬不寧。猶以爲未足。又欺小民之無識。以甘言誘。以強威迫。使全國的土地。大半歸歐人之管業。民無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餓殍載道。囹圄充闕。而埃王卒乃被廢。擁立新王之權。歸於債主之手矣。不啻惟是。埃及國民於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呼籲不聞。生路全絕之際。不得不羣起而與外敵爲難。而所謂重文明守道義之大英

國。所謂尊耶教倡自由之格蘭斯頓。直以數萬之雄師。壓埃境。挾埃王。以伐埃民。石卵不敵。義旗遂靡。而埃及愛國之志士。卒俯首繫頸。流竄於異州之孤島。而全埃之生機絕矣。嗚呼。世有以借外債用客卿而爲救國之策者乎。吾願與之一觀埃及之前途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二徵諸波蘭。波蘭者。歐洲千年之名國也。當十七世紀初葉。波政始衰。瑞典王廢波王別立新主。未幾而前王以俄援復位。喘息於俄皇勢力之下。國中復分爲兩大黨派。其一仰普法之庇蔭。其一藉俄爲後援。於政治上。於宗教上。訖爭不息。俄人利其有辭也。於是貌爲熱誠博愛。以甘言狡計結其歡心。且煽其黨爭使益日劇烈。遂藉詞扶助公義。屯兵四萬於波蘭境上以爲聲援。俄兵既集。乃使人脅從所庇之黨以二事。一曰對波王絕君臣之分。二曰許俄皇以干涉內政之權。所庇黨既陷術中。欲脫不得。俄軍乃於貴族議院前築一砲臺。使數兵卒立砲側點火以待。迨全院議員盡諾。此後俄公使遂握廢置波王生殺波民之權者凡數十年。爾後土耳其普魯士奧大利諸國。展轉效尤。國內之爭。亦囂囂未已。而俄人始終挾波王以令波民。不遽廢其位也。迨國民同盟黨到處蠱起。仍藉王室以壓制之。一切義士指爲叛民殺戮竄流。無所不至。量其國民之氣不可復振。乃從而豆剖而瓜分之。至千七百七十二年。而波蘭之名。遂絕於地圖矣。世有以爭黨派聯外國爲自保祿位之計者乎。吾願與一覽波蘭之覆轍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三徵諸印度。印度之滅亡。可謂千古亡國之奇聞也。自古聞有以國滅人國者。未聞有以無國滅人國者。如古者民族遷徙據踞土地者雖未成爲國而全體團結已有國之形若本國人民起而獨立又非滅國也故印度之例實古今所無。至於

近世之印度。舉其百八十萬英方里之土地二百九十兆之人民。以置諸英皇維多利亞之治下者誰乎。則區區七萬磅小資本之東印度公司而已。英人經略印度之起點。在千六百三十九年。於其東岸。得縱六英里橫一英里之地。閱二十七年。始得孟買島。而每歲納十磅於英王。以讓受其主權。由不滿方三里之地。而衍至百八十萬方里。由十磅之歲入。而增至五六千萬磅。英人之所以成就此偉業者。果由何道乎。以常理論之。其必暴露莫大之軍隊。耗竭無量之軍費。乃始及此。而豈知有大謬不然者。英人之滅印度。非以英國之力滅之。而以印度之力滅之也。昔法人焦白禮之欲吞印度也。曾思得新法兩端。一曰。募印度之土人。教以歐洲之兵律。而以歐人爲將帥以指揮之。二曰。欲握印度之主權。當以其本國之君侯會長爲傀儡。使率其民以服從命令。嗚呼。後此英人之所以蠶食全印者。皆實行此魔術而已。以如此驚天動地之大業。而英廷未嘗爲之派一兵遣一矢。課一錢之租稅。募一銖之國債。蓋當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征略之事。旣已大定。實東印度公司全盛時代。而在印之英兵。不過九千人（皆公司之兵非國家之兵）。其餘皆土兵也。至一八五七年。所養印兵多至二十三萬五千人。蓋當其侵略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當其戡定之後。監印度人者印度人也。而自始事迄今日。凡養戰兵養防兵之費。所有金穀綉帛。一絲一黍。無非出自印度人也。今者世界之上。赫赫然有五印度大后帝之名矣。而大后帝之下。其號稱君侯會長。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尙以萬計焉。彼服從於此萬數酋長肘下之羣氓。其謂自國爲已滅乎。謂爲未滅乎。是非吾所能知也。若此者。豈惟印度。而英之所以待南洋羣島。法之所以待安南。皆用此術焉矣。世有媚異種殘同種而自以爲功者乎。吾願與之一游印度之遺墟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

之新法則然耳。

其四徵波亞。波亞者。南阿非利加之強健民族。而今與英國在戰爭中者也。波亞之種。本繁殖於好望角之地。百年以來。爲英人屢次逼迫。大去其鄉。漸入內地。建設杜蘭斯哇兒及阿郎治兩民主國於南非之中央。父子兄弟宗族。相率而農而牧而獵。以優游於此小天地間。謂可安堵無雞犬之驚矣。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某歐人游歷其地。見有金礦之跡。乃測製杜國地質圖。至八十五年。遂查出舒杭呢士布之大金穴。好望角之英商某。一攫而獲巨萬之利。於是錐刀之徒。相率麇至。前後十二年。歐人設大公司於此間者。七十有二家。以前者蓬艾滿目。麀鹿羣遊之地。忽成爲居民十五萬之巨鎮。而杜國政府之財權。幾全移於此金市之域。而握其樞者實英人也。英人乃變其前此兵力併吞之謀。改爲富力侵略之策。因迫杜政府許其開一鐵路自杜京經金市以達好望角。杜統領知此舉之爲禍胎也。乃別自築一鐵路。通印度洋以抵制之。僅乃得免。而英人之在金市者。復要求自治權利。欲人人得入議院爲議員。以干與杜國之內政。彼杜國之京師。居民不逾一萬。而金市戶口十五倍之。富力智力。皆集於此。以金市老猾之英商。與杜京質朴之波民。同上下馳驅於一議院中。則全國之政權。轉瞬而歸於英族之手。此英人所處心而積慮。亦波亞人所熟察而炯知也。此議開始。杜人堅執拒絕之。至千八百九十五年。遂有英公司董事禪桑氏以六百之兵。謀襲金市之事。而其主動者。實英國好望角總督也。此蠻暴之舉。既爲波亞人先發所制。不達其志。迨九十九年。而流寓杜國之英人。聯名二萬。求英政府干涉杜政。務求得參政權利。而英政府遂恃大國之威。用強制手段。限來往五年者即得參政權矣。此事之交涉未竟。又忽移於主

權問題。指杜蘭斯哇兒爲英之屬國矣。且也文牘往復。玉帛未渝之頃。卽爲示威運動。陰調兵隊以陳境上矣。彼英人固不虞波亞之敢於一戰也。更不信以蕞爾之波亞。能抗衡世界第一雄國。使之竭獅子搏兔之全力也。於是敢悍然以其待埃及待印度之故技以待波人。波亞雖不支。要不失爲轟轟烈烈有名譽之敗績乎。然英人之所謂文明道德者。抑何其神奇出沒而不可思議耶。世有以授開礦權鐵路權及租界自治權於外國人爲無傷大體者乎。吾願與之一讀波亞之戰史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五徵諸非律賓。非律賓者。我同洲同種之國民。兩度與白種戰爭。百折而不撓者也。吾人所當南望頂禮而五體投地者也。西班牙之力。不足以滅非律賓。吾今不具論。吾將論美國與非國交涉之事。夫美國亦豈能滅非國之人哉。其所以滅之者。亦恃新法而已。當美班之交戰也。非國猶受壓於班之軛。美人首以兵艦欲擣非島以牽班力。而自懼其力之不逮也。乃引非國豪傑阿軍鴉度將軍以自重。阿將軍前以革命未成。輟跡香港。新嘉坡之美領事。與密約相會。有所計議。乃以電報往復於華盛頓政府及海軍提督杜威。卒以美兵艦而護送阿將軍返故國。阿將軍之歸也。爲彼全島同胞之權利義務也。非爲美國之嚇犬而代之驅除也。美國現政府。旣已棄其祖傳之門羅主義。而易爲帝國侵略政策。欲求一商業兵事之根據地於東洋久矣。於是包藏禍心以待非人。宣言兵艦之來。將以助非島之獨立。脫西班牙之羈轡。非人以爲美國文明義俠之稱。久著於天下。坦然信之。表親愛焉。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非國獨立軍旣奏成功。民主政府旣已建設。其時非政府所轄者。有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五方里西班牙里之地。所統治者有九百三十九萬五千餘之民。而美軍所侵掠領有者。地不道百四十三方里。人不過三十萬餘耳。非未嘗惜美

之兵力以復國權。美卻藉非之聲援以殺班力。兩國之關係。如是而已矣。豈意美人挾大國之勢。藉戰勝之威。一旦反戈以向非人。雖血戰三年。死傷疫癘。其所以懲創美人者不可謂不劇。而卒至今日。刀缺矢絕。大將被俘。百戰山河。又易新主。天道無知。惟有強權。世有欲借外國之助力。以成維新革命之功者乎。吾願與之憑弔非律賓之戰場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以上所列。略舉數國。數之不徧。語之不詳。雖然。近二百年來。所謂優勝人種者。其滅國之手段。略見一斑矣。莽莽五洲。被滅之國。大小無慮百數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觀之。安觀所謂文明者耶。安觀所謂公法者耶。安觀所謂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者耶。西哲有言。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彼歐洲諸國與歐洲諸國相遇也。恆以道理爲權力。其與歐洲以外諸國相遇也。恆以權力爲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競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慰焉。所最難堪者。以攘攘優勝之人。託於岌岌劣敗之國。當此將滅未滅之際。其將何以爲情哉。其將何能已於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滅則興。不興則滅。何去何從。間不容髮。乃我四萬萬人不講所以興國之策。而竊竊焉冀其免於滅亡。此即滅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愛我何如我之自愛。天下豈有犧牲己國之利益。而爲他國求利益者乎。乃我四萬萬人。聞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則貽然以憂。聞列強之議保全中國也。則釋然以安。聞列強之協助中國也。則色然以喜。此又滅亡之第二根源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論。驚駭世俗。吾且舉近事之一二。與各亡國之成案。比較而論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國債耶。中國自二十年前。無所謂國債也。自光緒四年。始有借德國二百五十萬圓。周息五釐半之事。五年復借匯豐銀行一千六百十五萬圓。周息七釐。十八年借匯豐三千萬圓。十九年借渣打一千萬元。二十年借德國一千萬元。皆周息六釐。二十一年借俄法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元。周息四釐。二十二年借英德一萬萬六千萬元。周息五釐。二十四年借匯豐德華正金三銀行一萬萬六千萬圓。周息四分五釐。蓋此二十年間。（除此次團匪和議賠款未計）而外債之數。已五萬萬四千六百餘萬元矣。大概總計。每年須償息銀三千萬圓。今國帑之竭。衆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每年僅能還三百萬。故惟第一次德債。曾還本七十五萬。他無聞焉。自乙未和議以後。即新舊諸債。不還一本。而其息亦須歲出三千萬。南海何啓氏曾將還債遲速之數。列一表如下。

債項五萬萬元。周息六釐。一年不還。其息爲三千萬元。合本息計共爲五萬萬三千萬元。使以五萬萬三千萬元。再積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一百八十萬元。本息合計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

再以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積八年不還。則其息爲三萬萬三千三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元有奇。

再以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圓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七萬萬零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

再以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十二萬萬六千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

計。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元有奇。

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者幾五倍。合本以計。則六倍於今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元之本。則中東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還三千萬元之息。則三十年後。其不能還二十三萬萬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債四萬萬五千萬兩。又加舊債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則三十年後。中國新舊債。本息合計當在六七十萬萬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內憂不起。而三十年後。中國之作何局面。豈待蓍龜哉。又豈必待三十年而已。蓋數年以後。而本息已盈十萬萬。不知今之頑固政府。何以待之。夫使外國借債於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後也。則何必互爭此權。如蟻附羶。如狗奪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讓耶。試問光緒二十一年之借款。俄羅斯何故爲我作中保。試問二十四年之借款。俄英兩國何故生大衝突。幾至以干戈相見。夫中國政府。財政困難。而無力以負擔此重債也。天下萬國。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復爭之若鶩焉。願我憂國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關稅釐稅作抵。或未至如何啓氏之所豫算。中國龐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貌託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

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搔我吭而撓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睹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蓋擢髮難數矣。中央政府之有外債。是舉中央財權以贈他人也。各省團體之有外債。是並舉地方財權以贈他人也。吾誠不忍見我京師之戶部內務府。及各省之布政使司善後局。其大臣長官之位。皆虛左以待碧眼虬髯輩也。嗚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讀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慄焉耳。

不甯惟是。國家之借款。猶曰挫敗之後。爲敵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復有以借款辦維新事業爲得計者。即鐵路是其已事也。夫開鐵路。爲興利也。事關求利勢不可不持籌握算。計及錙銖。而凡借款者。其實收之數。不過九折。而金錢漲價。還時每須添一二成。即以一成而論。其入之也。十僅得九。其還之也。十須十一。是一轉移間。已去其二成。而借萬萬者短二千萬矣。此猶望金價平定。無大漲旺。然後能之。若每至還期。外國豪商。高抬金價。則不難如光緒四五年時之借項。借百萬者幾還二百萬。是借款斷無清還之期。而鐵路前途。豈堪設想耶。夫鐵路之地。中國之地也。借洋債以作鐵路。非以鐵路作抵不可。路爲中國之路。非以國家擔債不可。即今暫不爾。而他日稍有嫌疑。則債主且將執物所有主之名。而國家之填債。實不能免。以地爲中國之地也。又使今之債主。不侵路權。而異時一有齟齬。則債主又將託辦理未善之說。而據路以取息。勢所必然。以債爲外洋之債也。以此計之。凡借款所辦之路。其路必至展轉歸外人之手而後已。路歸外人。而路所經地及其附近處。豈復中國所能

有耶以上二段多採何氏新政治之論者自注。試觀蘇彝士河之股份。其關係於英國及埃及主權之嬗代者何如。嗚呼。此真所謂自求禍者也。此所以蘆漢鐵路由華俄銀行經理借款。而英國出全力以抗之。牛莊鐵路之借款於匯豐銀行。而俄國以死命相爭也。誠如是也。則中國多開一鐵路。即多一亡國之引線。又不惟鐵路。凡百事業。皆作如是觀矣。今舉國督撫。亦競言變法矣。即如其所說。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練陸軍。若何而廣製造。若何而開礦務。至叩其何所憑藉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際。其勢又將出於借款。若是則文明事業。徧於國中。而國即隨之而亡矣。嗚呼。往事不可追。吾猶願後此之言維新者。慎勿學張之洞盛宣懷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蘭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蘭之貴官豪族三揖三讓以請俄人之亡之也。嗚呼。吾觀中國近事。抑何其相類耶。團匪變起。東南疆臣。有與各國立約互保之舉。中外人士。交口贊之。而不知此實爲列國確定勢力範圍之基礎也。張之洞懼見忌於政府。乃至電乞各國。求保其兩湖總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領事。以快其仇殺異黨之意氣。僚官之與己不協者。則以恐傷互保爲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豈有他哉。爲一時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將長江一帶選舉黜陟生殺之權。全移於外國之手。於是揚子流域之督撫。生息於英國羽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長。蓋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懲治罪魁名單。榮祿等以廣大神通。借俄法兩使之力。以免罪譴。於是京師西安之大吏。生息於俄人羽翼之下。一如高麗之虜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國之中。紛紛擾擾。若者爲英日黨。若者爲俄法黨。得附於大國。爲之奴隸。則栩栩然自以爲得計。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築砲臺以臨波蘭議院之時。

而衰衰諸公。遂終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開羣雜以利用之法門。彼官吏之自爲目前計則得矣。而遂使我國民自今以往。將爲奴隸之奴隸而萬劫不復。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國民其安之否耶。嗚呼。吾觀天下最奇最險之現象。則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十餘年於茲矣。事機相薄。妖孽交作。無端而有義和團之事。以爲之口實。皮相者流。孰不謂瓜分之議將於今實行乎。而豈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環球政治家之論。反爲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於報紙中。而北京公使會議。亦無不盡變其前此威嚇逼脅之故技。而一出以溫柔喫味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強自經此役以後。何所愛於中國。而方針之轉變。乃如是其速也。一面罵吾民之野蠻無人性。繪爲圖畫。編爲小說。盡情醜詆。變本加厲。惟恐不力。一面撫摩而煦嫗之。厚其貌。柔其情。視疇昔有加焉。義和團之爲政府所指使。爲西后所主持。亦既萬目共見。衆口一詞矣。而猶覲然認爲共主。尊爲正統。與仇爲友。匿怨相交。歡迎其謝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籌其償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歟。狙公之飼狙也。朝三暮四則諸狙怒。朝四暮三則諸狙喜。中國人之性質。歐人其知之矣。以瓜分爲瓜分。何如以不瓜分爲瓜分。求實利者不務虛名。將大取者必先小與。彼以爲今日而行瓜分也。則陷吾國民於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則吾國民自覺如死囚之獲赦。將威再造之恩。興來蘇之頌。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積怒。而畏懼歆羨感謝之三種心。次第並起。於是乎中國乃爲歐洲之中國。中國人亦隨而爲歐洲之國民。吾嘗讀赫德氏新著之中國實測論。(ROBERT HARTS ESSAYS ON THE CHINESE VISITATION 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義和

團事而論西人將來待中國之法者也。其大指若曰。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基礎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人無一人有君臨全國之資望。若強由此策。則騷擾相續。迄無甯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滿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則亦不能絕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實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韋格林之砲。肩毛瑟之鎗。以行今日義和團未竟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於我歐人。如是則將來所謂。「黃禍。」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警厲者。可以烟消燼滅矣。云云此乃據譯全書大意非擇譯一章一節作者自注。

嗚呼。此雖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實不啻歐洲各國之公言矣。由此觀之。則今日紛紛言保全中國者。其爲愛我中國也幾何。不甯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權與國權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於亞洲大陸。又知夫民權之興起。由於原動力與反動力兩者之摩盪。故必力壓全國之動機。保其數千年之永靜性。然後能束手以待其擺布。故以維持和

平之局爲第一主義焉。又知夫中國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賊之性質也。與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國人而自凌中國人自制中國人。則相與俯首帖耳。謂我祖若宗以來。既皆如是矣。習而安之。以爲分所當然。雖殘暴桎梏。十倍於歐洲人。而民氣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現政府爲獨一無二之法門焉。吾今請以一言正告四萬萬人曰。子毋慮他人之顛覆而社稷變置而朝廷也。凡有謀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強。利其人之亂。不利其人之治。今中國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亂者。莫今政府若也。使從而稍有所變易。無論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勝於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謀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強雖拙。豈其出此。且同是壓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於己。則己甚勞而更受其惡名。假手於人。則己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國政治家。其計之熟矣。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爲義士。爲愛國。而鎮撫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簡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爲抗政府。謂之爲亂民。爲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爲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印度之酋長。印度入之主人也。英皇。則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總統。則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國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嚴而可敬畏也。是吾國民所能知也。主人之復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嚴以爲尊嚴也。是非吾國民所能知也。今論者動憂爲外國之奴隸。而不知外國曾不屑以我爲奴隸。而必以我爲其奴隸之奴隸。爲奴隸則尙或知之。尙或憂之。尙或救之。爲奴隸之奴隸。則冥然而罔覺焉。帖然而相安焉。糊然而自得焉。嗚呼。此真九死未

悔。而萬劫不復者矣。滅國新法之造妙入神。至是而極矣。雖然。惟螳螂爲能甘蕘。惟蠶曰爲能受辛。彼列國亦何足責。亦何足怪。彼自顧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應爾爾也。而獨異乎四百兆蚩蚩者氓。偏生成此特別之性質。以適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慶。趨踰恐後。以爲列強愛我恤我撫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國億萬年有道之長。定於今日矣。此則魔鬼掀髯大笑。而天帝所爲愛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繼之以開放門戶。(OPEN THE DOOR IN CHINA 譯意謂將全國盡開爲通商口岸也。)夫開放門戶。豈非美事。彼英國實門戶全開之國也。而無如吾中國無治外法權。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爲其國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漢口等號稱爲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舉全國而爲通商口岸。即舉國而爲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盡力者乎。其盡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機關。今內河既已許外國通行小輪。而列國所承築之鐵路。必將實施速辦。而此後更日有擴充矣。夫他人出資以代我築當築之鐵路。豈不甚善。而無如路權屬於人。路與土地有緊密之關係。路之所及。即爲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盡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維持其秩序。擔任其治安。和議成後。必有爲我國代興警察之制度者。夫警察爲統治之要具。昔無今有。寧非慶事。而無如此權委託於外人。假手於頑固政府。施德政則無寸效。挫民氣則有萬能。昔波蘭之境內。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禍波蘭耶。其禍波蘭耶。又今者俄國本境警察嚴密。爲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賊者則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沈九淵而不能復。俄民永替。而俄

政府亦何與立於天地乎。而況乎法制嚴明主權確定之遠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猶假強盜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頓其財政。夫中國之財富。浮積於地面。闕塞於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濬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縱萬國。雄視五洲矣。而無如商權工權政權。既全握於他人之手。此後富源愈開。而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於彼族。不見乎今日歐美之社會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資本家與勞力者。劃然分爲兩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中間無復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試問中國資本家之力。能與西人競乎。既不能爲資本家。勢不得不爲勞力者。疇昔小康之家徧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聲胼手胝足。以求一勞役於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興教育。教育固國民之元氣也。顧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繙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歛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而達官華胄。有出其嬌妻愛女。待外國將官之顰笑。以爲榮幸者矣。吾知此後外國教育之勢日漲。而此等之風氣亦日開。所以償義和團之損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國民教育。與奴隸教育。其間有一大鴻溝焉。而奴隸之奴隸教育。更有非言思擬議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國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孰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獲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實乃使其魚爛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車屢折。而來軫方遒。飲鳩如飴。而灰骨不悔。吾又將誰尤哉。吾又將誰尤哉。

（錄自飲冰室合集）